

再回故乡

姚元周

漫步戴云山

徐志顺

每天上下班，侧头即可看到戴云山。清晨，总有雾气在仙娥湖蒸腾，向戴云山蔓延，渐渐地，戴云山就像刚上锅的馒头，陷入烟雾缭绕之中。下雨之前和雨过天晴，便有云雾在半山缠绕，在山头盘旋，如裙如带，远远望去，戴云山正是缥缈如仙的舞者，在云雾中扭动。

驾车上山，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但我以为，登山悟道，绝不仅在于山顶那一瞥。亲山亲水，重在一个“亲”字，步行最妙。

国庆节里的一天，我乘9路公交车到付村，从付村开始步行。付村人家的房子依山就势，错落公路与河沟两边的山坡上，房前屋后或一片果树，或一簇翠竹，瓜菜菜、花花草草填补每一块空地，与拥挤的城市比，显得闲适而恬静。最惹眼的是柿子树，这里几棵，那里一片，柿子已经熟透，红彤彤挂满枝头，晃悠悠，像是在和路人打招呼。

好多人家的房门上锁着，偶尔有拄着拐杖的老人从这锁着门的房子，走向另一座锁着门的房子，秋风将他们的头发轻轻撩起，翻卷起来，破译额头上皱纹里隐藏的岁月密码。

走了四五公里路，快翻越黄沙岭时，沿箭头顺路上山。两边树木茂密，走在路上，犹如钻进绿色通道。

有车在宽敞处停下，红男绿女从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关好车门，就叫着追逐在车前嬉闹的山雀。他们拍着视频，发着抖音，明星一样摆酷，嘴里念念有词——秦岭最美是商洛，康养之都等你来……

孩子们正好利用国庆节假期到山里撒野。他们手里攥着野花，收集各种形状的叶子，追蝴蝶，逮蚂蚱，逗蚂蚁……站在高处扯着嗓子挑战“应山娃娃”，“应山娃娃”极快地还嘴，你喊几声，他还几声，直到孩子喊累了，山谷恢复了宁静……

拐过几道弯，才绕到戴云山的半山腰。这里几面坡都安装着太阳能光伏板，像巨人身上披着闪闪发光的铠甲。这些光伏板是脱贫攻坚战役的功臣，带动了多少贫困户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

走过山坡，就看见松梁峰与中间那座山峰之间的垭口。已经晌午了，原打算在戴云山庄吃一顿商州城最“高级”的午餐，走近山庄，才发现大门紧闭，铁锁锈迹斑斑。

松梁峰四周被松林环绕，松林中间有一个小院，那是广播电视转播机房和工作人员住处。院后是戴云山的至高点，那是一片石林，石林规模并不大，整体连在一起，像人工精心布局的雕塑，低的数米，高的十多米。顶端并不尖锐，像剑锋被折断，形成几处不大的平台，有的刚好容一人独坐，有的可供数人站立或躺卧。

站在石林顶端的平台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心情豁然开朗。极目四望，商州城一览无余——商州城东，龙山潜伏在浩渺的云烟之中，双塔巍然耸立，群楼、民居散落其间，若隐若现。商州城背靠金凤山，面向三台山，金凤展开两翼把商州城拥在怀抱，三台山由东向西，步步高升，像通往苍穹的天梯，自然成为州城的屏障。城区内，道路纵横交错，莲湖静卧其间；西边新城高楼林立，气象万千。丹江像一条彩带，缠缠绵绵，绕城而过，“龙山晓日”“三台叠翠”“四皓古陵”“丹水绕城”组合出秦岭深处的海市蜃楼。

向西望去，熊耳山像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大熊，竖着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听风听雨听流水，似乎也在窥视商州城里的万家灯火。近处，脚下的仙娥湖像镶嵌在秦岭中的翡翠，辉映着阳光，反射出万道金光。

该下山了。仙娥湖方向的山坳有袅袅炊烟升起，似有鸡鸣犬吠之声。我想，一定会有道路相通，决定寻找通往仙娥湖方向的小路。

小路上长满荒草，积存着几寸厚的树叶，橡胶遍地都是，随手可以捧起一大捧。密林之中，偶有一些房屋，走近才发现早已无人居住，野草没门，荆棘齐檐。前些年，在脱贫攻坚战中，边远山区和不宜居的地方，人都搬走了。走在树林里，就像走进藤蔓缠绕的迷宫。不知在老林里钻了多久，走了多远，终于听到了狗叫，这让我感到宽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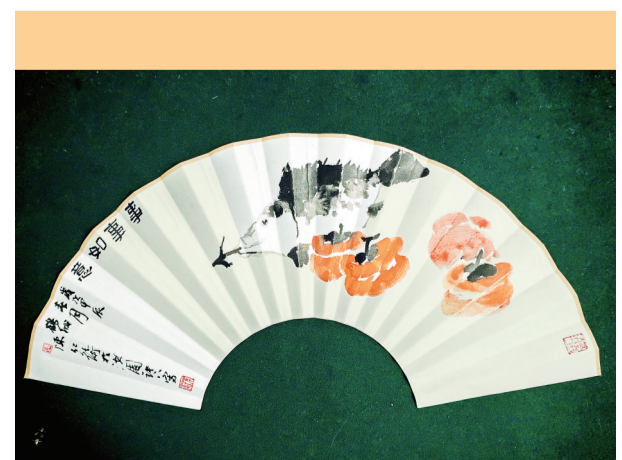
在村子里遇到一位年轻人，正在晾晒药材。我问他在家干啥，平时靠啥挣钱养家糊口。他说本在外地打工，病了，回家治疗。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治病疗疾自然极好。现在患“城市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到了秦岭山里，不吃药、不打针，天天用天然纯净水洗肠胃，用含高密度负氧离子的空气洗肺，用花香、鸟鸣、泉乐清洗官场失意、商场亏本、情场惨败的私心杂念，哪能不恢复，哪能不健康？

终于从小道走上了龙构路，走在仙娥湖畔，风迎面轻轻地吹。此时，眼前峭壁，那关帝庙，那秋风中的酸枣，那向我伸过来的小树叶，是那么友好和亲切。不再觉得腿脚困乏，清风送来隐隐约约的歌声——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仿佛天籁之音。

回家的脚步又轻快了。我的婆婆，我永远的妈。



扇面 陈红卫



故乡成了我生命深处永不迁徙的驿站，也成了我生命旅途中不断更新和流浪的过往。也许，相对于故乡，我不再只是一个出门的游子，更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过客。

从故乡来，回故乡去。一位哲人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也有人，能看见而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离开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不能去远方，也不能战死沙场，但故乡，却是多少游子朝思暮想却再回不去的地方，这世上有多少人离开了故乡，就一直在路上。故乡成了回家的念想，也成了不能了却的奢望。

回故乡，回故乡！也许今生，我朝着前方在流浪，却也一直回望在回故乡的路上！



七年前那个寒冷的年末，为医一生救人无数的父亲竟然没有一丝预料离开了我们，生命的无常成了我心中永久的隐痛和不解的密码。父亲躺在门前的山坳里，小弟忙于营生，我带着母亲到小城里漂泊，曾经多么温暖的老屋却成了孤苦伶仃的留守。

窄窄的茅草路不见了，起伏的蛙鸣和老柳树不见了，门前的土路变成了宽宽的柏油路，纵横交错的稻田变成了大片的菜花田和观光养殖园。过往的人除了偶尔有个把上了年纪的，大部分已经不认识了。望着瘦弱矮小的母亲，就像凛冽寒风中即将燃尽的烛，那个曾经多么漂亮贤淑的妇女成了这么踉跄而干瘪的老妪似乎只是瞬间。山依旧是巍峨的山，河依旧是清澈的河，但很多的很多却已是似曾相识，物是人非了。

奶奶去了，伯父去了。熟人一年比一年少，事情一年比一年模糊。老院子、老龙泉、田埂、蛙鸣和稻田，还有那年年结满红灯笼的老柿子树，渐渐都成了过往的记忆……

我知道，为了生计，还有生命中冥冥的某些牵挂，我还是不得不离开故乡。

浪半生，生命的路上，多少人事，多少苦乐，多少轮回和重生，周而复始的不解和困惑，难以预料的结局和悲喜。

四十年，多少次回故乡。没成家时，故乡是团聚的地方。逢年过节，我总是骑着单车或者挤上公交车，翻山越岭朝着家的方向飞奔，那是多么温暖的地方。娶妻、生子、工作、生活，回故乡的次数渐渐少了，但每隔一段时间，也总要回到故乡，远离尘嚣，沏一杯山茶，在熟悉的土墙瓦屋里啣一小段细碎而恬静的时光，在袅袅炊烟和粗茶淡饭的木桌上聆听父亲谆谆教诲，或者在冬天，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在一个宁静的下午，一个人出去随意地行走，到阴坡院子的竹园里转悠，和乡亲们闲聊，去田野，走一段羊肠小道，不慌不忙穿一段长长的田埂，在大榆树下静坐，忆一段童年的人事，回味那些安谧而纯真的时光。也许故乡是一个适宜轻呷慢品的地方，也是一个重构灵魂的地方，故乡是一个抹不去的胎记，滞留在时光的田埂，浸润入生命的血液，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让人热血沸腾。

故乡是我生命的根，是我灵魂中川流不息的血脉和小溪，也是生长在我心灵深处一片永不枯萎的青草。四十年前，为了生计，我背着厚厚的行囊，在四十岁父亲的护送下，爬上了一辆尘土飞扬的卡车，登上了求学省城的路。四年后，从省城回到了离家百余里的小城。求学、工作、娶妻、生子，然后又把根扎在了小城。离开故乡，似乎只是瞬间，但细算起来却已四十年了。四十年，沧

一包抽纸惹的祸

鲍久霞

有顾客进店买烟，交易也是极其简单，用手机扫桌子上的二维码，付款后拿着烟走了。不时光临的顾客多多少少排进了老韩守店的寂寞，不觉就到了零点钟。

老韩站起身，在门口打量一番，相邻几家店铺已打烊了，只有街口的24小时便利店灯火依然亮着。街后面几家烧烤店、火锅店划拳声时有响起。老韩本要关门，但见吃火锅烧烤的人不少，想着自己一时也无睡意，不如再开一会儿门。便退回店里，看着陈列的各种酒品，来回踱着步。

忽然，一个年轻人满脸涨红、东倒西歪地进了店。“老板，拿包华子。”“好，65，扫码还是现金？”老韩看着年轻人醉醺醺的样子，不敢怠慢，赶紧从玻璃柜里拿出一盒中华烟递给他。年轻人没再说话，接过烟，用手机扫码支付，扭头向门口走去。许是屋子里温暖的空气与门口的冷空气相撞，年轻人嘴里有了痰，“啾”一声

唾了出去。不偏不倚，冷风一吹，那痰改变了方向，落在年轻人的前胸上。年轻人很是懊恼，酒也醒了几分。随即，转过身向店里面边走边说，“老板，给张纸，让我把衣服擦一下。”老韩也看到了年轻人衣服上的污物，赶紧在收银台上扒拉着找抽纸，偏巧啥纸也没有找到。“小伙子，我这没有抽纸了，你到前面的便利店去买一包吧。”老韩一边心里埋怨着儿子用完手纸也不买点一边说。“要一张纸你都吝啬地不给，你还开啥店哩！”年轻人一下子发火了，顺手拿起收银台上的U型锁，作势要砸货架。老韩怕货架上的酒被砸烂，赶紧抱着年轻人的腰抢U型锁，年轻人自是不让，推搡中，年轻人拿着U型锁往老韩的背上、屁股上、腿上胡乱砸了几锁。打骂声引来路人，有人报了警，老韩被送去医院，闪着警灯的车子带着年轻人离开了。

经过检查，老韩两处肋骨骨折，多处软

组织受伤，年轻人被移送相关部门。

看着老韩翻身艰难，痛苦不堪的模样，老伴咬牙切齿，发誓要好好惩罚年轻人。当晚，年轻人的家人很快赶到医院，又是赔情道歉，又是陪护，交费也积极冲在前面。年轻人酒醒后更是悔恨万分，自责地写下悔过书，送到老韩一家人面前。念及年轻人的未来，老韩劝老伴：冤家宜解不宜结，人家啥都认了，就算了。他还主动写下谅解书，让儿子送到相关部门。

在多方的协调下，年轻人没被起诉。

两个多月后，绷着固定带的老韩依然在夜晚替儿子守着店。只是，他的收银台前，多放了儿包抽纸。



商洛山

(总第2664期)
刊头摄影 刘少鸿

我的婆婆我的妈

许淑芝

94岁的婆婆油尽灯枯，安详地睡过去了。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寿终正寝，但还是悲痛不已。

垂暮之年的婆婆，很像一岁左右的小孩。吃饭要人喂、睡觉要人陪。唯一不同的是，小孩子一天比一天精力充沛，她一月比一月低迷昏沉。

结婚三十余年，我和婆婆一直住在一起，目睹她活跃、健壮、衰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带着小板凳，宁愿不吃饭也要去抢座位看戏的她，到后来端一盆水满小区找牛喂，再到最后茶饭不思，二分钟要坐起，三分钟要躺下……

现在我每天下班回家，习惯性地向她经常坐的花园旁边的石凳上看一眼，恍惚间似乎看

到她还冲着我笑：“走，回去吃饭。面我已经擀好了。”除了恶劣天气，她总坐在那里等我下班。这个画面是那么的温馨，虽然已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我总不自觉地期盼着……

婆婆是个闲不住的人，她爱整洁，印象中的她总是在抹桌子、铺床，把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鞋子摆放整齐。要么在厨房择菜、擀面，要么收拾收拾、洗洗涮涮。我和老公结婚的那一年，她已过了花甲之年，看着满头白发的婆婆，心里暗想：这年龄、这身板，将来怎么帮我带孩子？家务恐怕也指望不上。谁承想，她硬是帮我操持家务三十多年，精瘦干练的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随着年龄增长，她眼花了，耳背了，我们不想让她再干活了，可是她还是找各种事情来

做，洗碗、洗菜，抹锅擦碗，有时真的是帮倒忙。老公凶她后，她直抹眼泪，嘴里不停念叨，我没用了，惹人讨厌了。我对老公说，她想干啥就让她干，大不了咱们再返工嘛。老公有时候就故意把黄豆和绿豆倒一起，让她来分，她乐在其中。偶尔也逗她说，想吃妈擀的面了，老太太高兴地拉着拐棍想去厨房，却力不从心了。

婆婆平时对自己很抠，但在儿孙的事上，从来大方。还记得一件事，儿子上大学那年，吵着要新电脑：“妈，给我买个笔记本吧！”“旧的拿去用就行了，没钱。”她悄悄从屋里拿来10元钱给儿子：“我娃拿去买笔记本。”我们哄堂大笑，儿子哭笑不得。等她弄明白“笔记本”是电脑后，偷偷塞给我一万

块钱，让给娃买台电脑：“既然是学习要用，买！”这一万块钱里面，有好几张50元和10元的小钞。

看着病榻上的婆婆，心里一阵阵酸楚，曾经风风火火像个顽强的陀螺的老太太，如今长眼了。去年的今天，我们回家还能看到床铺平平整整，茶几干干净净，沙发上的脏衣服、臭袜子已经洗干净晾在阳台。案板上面条已经擀好，如今房屋空空，冰锅冷灶……

“家有老是个宝。”是啊，不管我们六十还是八十，家中有老人，我们永远是孩子，永远有人心疼。这些年，婆婆用她瘦弱的身躯，帮我包揽家务，陪我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我的婆婆，我永远的妈。